

重阳节里忆祖父

□戚思翠

在我记忆里，祖父永远是那个样子：一袭破旧的长青衫，一双褪色的圆口黑布鞋，一杆黑红的长长铜烟斗。满面沟壑，层峦叠嶂，胡茬拉杂，瘦骨嶙峋。他总背着双手，佝偻着腰，蹒跚在田头地尾。一双凹陷深邃的眼睛，默默凝视远方……

就是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农村驼背老人，在当地人的眼里，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自小听父言，祖母年轻时很风光，是老家有名的“红人”——老革命。祖父年轻时很高大、帅气，他的背是后来“闹革命、挑大河”压弯的。1937年，年轻的祖父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土地改革时，祖父任村长，祖母为妇联主任。“打土豪、分田地，穷人闹翻身”时，还不到十岁的父亲好奇，偷偷从13箩白花花的银洋钱里拿了一枚。后来被祖父发现，将我父亲狠狠地毒打了一顿！

祖父母大公无私的胸襟，高人一筹的先进思想与革命精神，一直熏陶着我父亲，以至于“文革”中，就芝麻官的队长父亲，亦被斗得“狗屎烂臭”！什么“老反革命分子生出个小反革命分子，红得发紫，紫得发黑”、“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上天啦”、“斗争要彻底，斩草要除根”、“打倒走资派某某某”……祖父就在父亲关押后，一病未起。不久，就在那年重阳节，祖父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无限的眷恋离开了我们。临走时，瞪着双眼安慰家人：孩子们，别怕，天总会“亮”的！

在我脑海里，祖父一直是个十分勤俭而又仗义之人。那时，日子很艰辛，祖父母单住我家东边高墩上，

一间十多平方米泥墙草盖“丁头屋”。屋后檐，始终用大树棍顶着，塑料布遮着。门口一块菜地和墩下一块“自留地”，却很“风光”，四季常青，春华秋实。祖父是个“闲不住”的人，在泥土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他，年老了，就成天泡在自己仅有的田地里忙碌不休。两姑姑嫁居上海，经济条件比江北好多了，所以，她们常接济祖父母。但祖父母过着比一般人家还清贫的日子。3分钱一块豆腐不舍得上嘴，5分钱一只鸡蛋留着送到供销社换钱。祖父从不错花一分钱，他常用毛主席的话语教育家人：要节约闹革命，钱要用在“刀口”上。

祖父所谓“刀口”，就是在同根同命的父老乡亲，要是谁家有个“急难”，比如邻居大爷急性阑尾炎需开刀，他毫不犹豫掏出自己的全部积蓄，或在我们哭着鼻子回家要“学费”时，他立马慷慨解囊！

在我印象里，祖父是个不善言语、默默无闻之人，在那极度困窘的年代，他常给予别人意外“惊喜”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一次刻骨铭心的疼痛记忆犹新！想起来我就泪流满面！那时，我读小学三年级，因班上几人学费迟迟没“到位”。老师每天课前重复那句老话：钱没缴的同学，明天别来上课！一天，老师悄然走到我跟前，低声说：就差你一人没缴啦。回到家，我将老师的话对母亲说了，可母亲说，你父亲还“关”着呢，哪有钱给你缴？别上了，回来吧。

春寒料峭的中午，我哭红了双眼，饭没吃，赌气地

冲进寒风冷雨中。饥肠辘辘、浑身打颤的我，正目不转睛地看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出思考题，忽自后面传来窃窃的嘻笑：快看啊，驼爹爹，落汤鸡！声音虽小，却十分刺耳！尤其那个“驼”字，再次触发了我每一根神经，每个毛孔都竖了起来！慌忙掉头窥视，齐窗台高的祖父，水漉漉的老脸，“鬼鬼祟祟”地朝教室里张望……那时，不懂事的我，居然觉得祖父的“驼背”很“丢人”，使我蒙受了极大的“耻辱”！

飞奔出教室，只见既矮又驼的“落汤鸡”祖父，一手拧着用破棉衣裹着的盛着饭的茶缸子，一手抓着脏兮兮的用来遮身避雨的破塑料布。他全身发抖，苍白的睫毛上亦淋着雨水，可怜巴巴地瑟缩在墙拐角处……样子令人心酸而难堪！我压低声一股劲地捧着祖父：快走，快走，我不吃！不吃！祖父好像压根没听懂我的话，在那磨磨蹭蹭，抖抖索索地在兜里掏着什么，我忽地眼睛一亮……祖父默默地将饭缸子和一沓毛票递给我，一声不吭地消失在滂沱雨幕中。晚上，放学回家，发现祖父又躺在了床上，那样子叫人十分害怕！自那起，祖父再也未爬起来过。当时年幼无知的我，颇麻木，觉得祖父所做的一切理所当然。后来渐渐长大，每每想起此事，就会大哭一场！

都说父爱如山，我说祖父的爱，更巍峨持重，耐人寻味。又一个重阳节快到了。我油然想起自己的祖父，愿祖父在九泉之下，能够原谅我这孩时不孝的孙女！

母亲的“至理名言”

□李良辉 市场星报健康文化旅游俱乐部 VIP会员

我的慈母离开我们38年了。母亲是一位极其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没有进过书房门，但是她平日说过的许多话，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颇有道理。这些话时常在我耳畔萦绕，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。

母亲在世时每到年关就在我们耳边不断灌输：“跟人家比做田，不跟人家比过年”，教育我们过年过节不要和人家攀比，持家过日子要精打细算、细水长流，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。因此，我向来主张简单过年过节，尽管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我却不愿随大流落入俗套，拒绝任何奢侈浪费行为。自我成家自立门户以来，过年跟平常过日子一样，从没有买过烟花爆竹，甚至不贴门对子。我们兄妹之间也不拎着拎着好看中吃的礼品相互拜年，今天你家明日他家地胡吃海喝，劳民伤财又损害身体。母亲一生勤劳劳作，开年后，什么时候栽什么果蔬，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，她都早早心中有数，提前做好种子肥料等，及时播种，及时薅锄，从不误农时。“枣子开花你不做，蓼子开花把脚踩”，母亲常说这句农谚。家乡枣树开花一般在三四月份，正是万物复苏开始春耕时节，农人千万不能懒惰错过季节。老家地里有一种野生草本植物，老百姓称之为小蓼，六七月份开红花或白花。若此时才开始安种庄稼，无疑是一年白忙活了，“你误地一时，

地误你一季”也是母亲挂在嘴边的话。

往日家中一日三餐全是母亲打理。由于家境贫寒，在维持家庭生计方面母亲可是伤透了脑筋。我们老家地处江淮丘陵地带，以种旱粮作物为主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米紧缺，我们平时很少能够吃到纯白米粥和白米饭。稀饭里掺和着大量的山芋干或碎萝卜丁之类的杂粮蔬菜。干饭锅边上总要沾上几块又厚又硬的山芋面粑粑。这种黑色的饼子硃牙得很，吃起来根本不敢用牙齿嚼，要不是饿极了真难以下咽。尤其到开春时青黄不接粮食紧张，经常一天只吃两顿，到了晌午就饥肠辘辘头发晕。每顿吃饭时母亲吃过第一碗就放下了碗，坐在锅灶间望着孩子们盛第二碗、第三碗，“烧少烧锅望，烧多烧锅胀”，这是母亲的一贯做法。若哪顿煮多了点，不管多少最后全是母亲包干。

母亲偶尔上集从来舍不得花钱买一个点心吃，“在外打个尖，撑家吃三天”。她总是买一些锹镐锄头、镰刀之类的小农具。“宁买不值，不买吃食”，买粑果果两口就吃掉了，买一件东西有得用，母亲自有她的一套理论。

母亲倍尝人间艰辛，匆匆走完一生，没有给孩子留下任何物质财富，唯有母亲的优秀品质和美德，唯有那些朴实无华富含哲理的生活箴言是我永远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。

冲破封建枷锁 赢得幸福婚姻

□杨精明

光阴似箭，我已年届八旬。但每当回想起青年时那段曲折的婚姻往事，还是让我难以忘怀。

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从我记事起就知家里日子过得很难。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小时候就寄养在外婆家，有个哥哥出生不久就夭折了，还有两个妹妹给别人家当童养媳，也是十几岁就去世了。当时农村普遍重男轻女，当我出生时给全家带来了莫大的欢喜，我妈妈因家里穷，担心以后我找不到儿媳妇，就托人找我大舅将我大两岁的表姐作为未来的二媳妇。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，父母亲就张罗着为未来的儿媳妇“担八字”，把我表姐的出生时辰就放上了“杨氏宗谱”，认为从此儿子的婚姻就算定下来了，也吃上了“定心丸”。

到1949年，家乡解放。1951年实行土地改革，开始宣传“婚姻法”，提倡男女婚姻自由，这给全家人特别是我妈妈带来了焦虑和不安，生怕我“变心”。当时我还不满十八岁，我妈妈就逼着我

说：结了婚再去读书，并威胁我若不从了这门亲事，就把两个不满十岁的弟弟交给我来管。我说：现在有《婚姻法》，婚姻可以不由父母包办了。由于1948年我父亲病故，家里经济更是陷入了困境。我叔父也看重我表姐家经济条件较好，逼着我接受这门亲事，否则要和我分家。我说：分家就分家，我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。已经出嫁的姐姐也按照我妈妈的意思逼着我和表姐成亲，否则要断绝姐弟关系。本村的一些老人、长者也来做我的思想工作，但我仍不为所动。经过40多天的抗争，吃不下睡不好，瘦了十几斤，我妈妈看了也很心疼。村里有些文化的兄长也劝我妈妈改变主意。我妈妈看到无法勉强我也逐渐放弃了主张。我也因此取得了同封建婚姻做斗争的胜利。

此后我于1952年中专毕业参加革命工作，后来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我表姐也和本农场一个职工结为夫妻，家庭幸福。我和我表姐在婚姻问题上最后可谓两全其美。

难忘发掘包公墓

□施光华

说起合肥，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包公。合肥，大湖名城、包公故里。每每想到这一点，作为生在合肥、长在合肥、工作在合肥的人，我常感到自豪。

说起包公，已然退休的我，总也忘不掉40多年前的那一幕。“大兴集黄泥坎在发掘包公墓啦，大家快去看啊！”1973年3月的一天，这条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遍了合肥城区的大街小巷。我所在工作单位——合肥化工厂，距发掘现场仅2.3里的路程，所以，我在第一时间，与同事们一起赶到现场。

路上行人络绎不绝，有骑自行车的，有步行的，远远就看到现场拉着横幅。走近一看，这是一片破败荒凉、坑坑洼洼，近似乱葬岗模样的墓葬群，哪里还是人们想象中的庄重肃目的墓群园区呢。

要知道，合肥可是包公的家乡啊！于是，沉寂了千百年的黄泥坎，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、热闹非凡起来。当时人们之所以这样关注包公墓，除了包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占有重要位置外，还有一个千百年来扑朔迷离的传说，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。传说称包公睡的是石棺，尸体化不掉。还传说包公墓有三道门，均设有暗箭、水银和龙虎狗头侧，专门对付盗墓者；还有传说称，包公去世时，为防仇家报复，当年21口同样棺材由合肥七座城门（南熏门、时雍门、威武门、西平门、水西门、拱辰门和得胜门）同时对外出殡。在陆续挖出包公夫妇、儿子、儿媳和孙子（夫人董氏、大媳妇崔氏、小儿子包绶、小儿媳文氏、大孙子包永年）墓志铭和遗骨那几天，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，因为大家都想知道，包公是否睡的石棺真没化尸，墓室之中是否真有三道门，每道门是否都设有“机关”，挖出的是否真是包公墓。而这些，不仅证实是包公真墓，而且还是包公家族墓。大家面对清清楚楚地阴刻着十六个苍劲的隶字“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”和其他一堆出土文物时，彻底打消了是否假墓的疑虑。至于石棺和墓室中的“机关”等传说，在现实面前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
其实发掘包公墓工作，远非围观者瞅瞅望望那么轻松。据当年参与发掘工作的一位专家后来介绍说，发掘原因始于合钢二厂要在包公墓址上建座石灰窑，刚发掘时并不知情包公墓于墓群中哪一座，发掘中几经周折，得知包公墓经历了宋金战火的盗墓洗劫，包公后人易墓埋葬得已保全至今。经发掘小组从当年4月11日始至8月共四个月努力奋战，终于圆满完成发掘任务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1987年合肥市新建成一座包孝肃公墓园，将包公的部分遗骨和墓地的其它出土文物，珍藏于新墓园区内，供后人瞻仰和缅怀。